

私密內容: page 1-54

「我們可能會做愛，也不做愛，只是次數的差異。」

戴眼鏡的人往往會不自覺的推眼鏡，但大叔他啊，是把眼鏡擱在頭上當墨鏡似的。

一邊這麼說的他，我卻只感到滿身慾望將我摟得緊。

攀爬到他身上，一邊在心裡數著一條兩條三條，一邊握著對方的手，親著臉龐蹭著胸膛大腿，像隻剛來到新家的小貓，在對方身上探索留下氣味。

「可是，第一次見面不跟我做愛，我會很難過的。」

一邊這麼回著的我早就想讓對方進入甚至不用太多前戲。

雖然我也記得那些小時候遇到的大叔對我說

「傻妹，沒有人第一次就給人家的啦，這樣人家會不珍惜妳！」
然後幫我把學生制服的釦子釦好，將領帶繫回去。

嗯，但我就是不知道怎麼拒絕，也不知道該說不還是好。
因為不管是誰抱我，我都有觸電的感覺，一股電流從肩膀直竄上下甚至電擊到心臟，
一被電到我的乳頭就會突起甚至不用觸摸，巴氏腺液也會一併流出。
那讓我想起被電擊的感覺。

我是個靜電人，尤其在日本住太久真是被電到不要不要的。

就算是夏天，一手握著誰給我的木頭小物石頭小物帶著抗靜電手圈，
或者我一手摸牆壁，開個水龍頭都會被水電到。

聽說那好像是身體缺了什麼，肯定不是缺水，按照大叔後來那個玩法我才不缺水呢！

「該怎麼說，我希望妳有愛的做這件事。」

「愛嗎？」

我想起小時候哥哥奉為女神的飯島愛，想起她的半自傳電影，
想起她那本《柏拉圖式性愛》

想起一個少女說著

「我想要愛啊！所以我叫愛，小愛。」

在那些一來一往的對話中，就像すずめの戸締まり裡蚯蚓要衝出來了，
誰扮演著要石誰推著門。

於是我跟你做愛了。

你沒有抗拒我，婉拒我甚至清楚明白著自己的作用，將你自己奉獻在那深淵裡。

那就是愛吧？是愛吧？是愛吧！

就在你一直用雙手捧著我散落的頭髮直盯盯地望著我時，
讓我像個小女生似的羞怯迴避喜歡人的眼神目光，
看太久了我就會嘟起嘴

「幹嘛～」

你便會璀璨耀眼對著我搖搖頭，把我拉近埋到你胸前或者要我轉過去背對著你，
從我的耳背耳垂脖子後頸，一步步地宣示主權。

嗯，是愛吧！

雖然我每次都洗好才出門，但容易流汗又油性體質的我，總在你這些小動作上，這大叔真的很愛我呢。

其實那書裡根本不圍繞著精神上的愛戀，但確實也找著精神上的支撐。往往人性是貪婪狡詐，於是寂寞的人尋不得方法的人，在危急的那一刻便屈服了。

因為屈服了，人們會說你自找的，但若可以得到慰藉，又何嘗不是一種愛。

我總是在想飯島愛找什麼？我找什麼？

後來，我找的東西或許已經跟你是一致的了。

於是我敢抬頭看你了，敢仔細一點看清楚你了，雖然還很片段還很模糊，即便我們幾乎每隔幾天就很親密的膩在一塊。

但這條路好像還很長很長。

你說

「我想只記得我想記得了。」

「嗯，我也想只記得你的事了。」

page 2

page 3

page 4

大概從第二次見你吧？基本上精神上跟身體都處於一個緊繃狀態。

不單單只是一直被提醒對身體負責這件事，更多的是，太多年沒有被他以外的人碰到身體，也沒有那種突然的臨時的，再加上比起混亂時期的我，現在健康許多，除了極端飲食以外，每年的健康報告，每次的抽血回診，幾乎都維持甚至更佳狀態，當然也是因為回到了多年前的鞭策自己的習慣。

一天當兩天用，把自己逼到極限，旁人幾乎看不下去遞上一些小點心，能量棒。

偶爾我會忘記那天要做的測試有多少，而忘了身體需要多補充一些食物，大概幾點過後雙手會開始顫抖，低血糖症狀。

長時間維持在低血糖狀態會使大腦退化，每每這時就會在心裡補個幹又忘了。我真不希望大腦退化，就像我不想遺忘。

遇到學長時我說，我好害怕得到阿茲海默症，感覺家裡有這種跡象，說起來其實家裡也都互不關心大家的病史，每每被醫生追溯時，我只能說出他們躺在病床上，各種數據都是無效治療拉高後的作用，那還叫遺傳嗎？

但那確實還有個可能性Mutation.

讓我想起動物藥物實驗，為了測出一個值，偶爾會直接給予極限，結果當然是悲劇的誕生。

不人道嗎？我對自己也很不人道嗎？

那一些人都覺得我極端過頭了，在那種克制下短時間內讓自己變成另一個模樣。

說起來我知道什麼時候喝下多少東西就可以拉高數據，然後維持身體機能跟清醒。

所以對於你，我有種，嗯我知道喔，我知道的，你也可以不要自己一個人扛。

「偶爾把不能承受的分攤給別人。」

你是這麼對我勸說著呢

而我們卻一直小心翼翼的，應該說幾乎都是我在小心翼翼。

因為太清楚把自己推向那個位置的人本身存在就是0與1的概念了。

那其實外人看來有點悲傷，有點惆悵，但本人可能更多的是樂於在那種，要瘋不瘋的狀態，這點我在你低吼時有看到過。

整張臉變得不像你的你，也許也只是我大腦容易迷幻也許，畢竟人是這樣的，當你缺乏了一些東西，另一個則會加強，我圖像記憶跟聲音記憶特別強，這很奇怪。

這件事在我流連在一家店發生的，我只看過一次聽過一次，下次倒背如流，

結果那些招待者們對我這小丫頭印象深刻，更有一個經商大叔無條件的想把我送去歐洲，
他說

「我真覺得妳該去那學習，妳太敏銳了，妳不要再這消磨人生了。」

後來我回推整個下午的辯論大會，啊！啊！！啊！！！！

我又讓自己走入自己的迴圈，死胡同裡了。

看吧又變成你是下棋的那個，更正確來說你至始至終都是你而一直處在上風。
雖然你也沒那麼想，但就是自然而然的會演變成如此。

我玩不過你呢，有一種，我舉白旗投降了

「さすが先生だ」

偶爾會想起那位大叔，他跟我一樣總在一個時間出現在店裡，
他用得是最好的東西，但很不起眼，所以既定印象就弱化了他的存在感，
但他一直在觀察我，注意我，所以我們變成了交談的對象。

其實，我真的對人很挑剔，非常挑剔，並非我特別聰明，而是我知道我愚笨得很，

而且是非常笨的那種，所以要不斷的去找厲害的人，顯得我軟弱無知，
我才會開始想辦法讓自己跟上。

一直很希望遇到一個可以跟我較勁的人，你知道的就是那兩種狀態下，
你會想接受現況，與此同時又會在內心勸阻，口是心非。

雖然我不知道你現在層級到哪了，那讓我想起《メイドインアビス》
也許你全部樓層都下過了跟那位大叔一樣才能一眼看穿我的脆弱跟徬徨。
或者兜了一大圈，其實只是要說

「嘿，我真的很在乎你的在乎，甚至你的心理健康。」

因為如果沒有你支撐著另一個世界的我，很快我又分崩離析了。

那讓我想起沙特跟西蒙的關係，縱使你虐我千百回，我仍站在原地裡等你。

因為西蒙說「孤獨是死亡的形式之一」，我不想這樣的你處在那般的感覺裡。
當然這些解讀都是來自於自身，
這麼說的話很沉重嗎？

我猜你會一如往常的像貓那樣盯著窗外，看似深邃的瞳孔裡，
也許他只是在想

「很好，今天地盤沒有被入侵。」

而看著貓的我，卻不斷地對他說

「想出去玩嗎？」

卻硬是要給他穿上胸背帶勾上繩索把他拖出門外。

你知道嗎，我現在特別想跟你做愛，特別想，從你回家忙你的去之後。

每次你跟我開始無止盡地討論時，只想坐到你身上，藉著撕裂感吼叫，
想握緊你的雙手，想讓你插得更深深到像穿過破碎之地後而達到高潮。
也想看你臉部的變化，那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有沒有人跟你說你像一種動物，絕對不是貓。
我今天晚上在你耳邊跟你說

page 5

page 6

我依舊無法入睡，非得要精疲力盡。

那就像已經喝了很多輪的Tequila Shot全身發熱需要到震裂耳膜的場所繼續揮發一樣。

前天回家還想著你把自己弄到高潮了。
但我肯定不跟你說我怎麼弄的！

我好像從沒說過，有一年我特別受到已婚拉拉的喜愛，
每天跟那一群拉拉開車開一兩個小時去幫她們逃離一下現實。

說起來我也真不知道她們到底為什麼要在二十歲時結婚生子，之後再跟同性在一起，
老公會打人幾乎是共同的病了。

但我一直都不是T的或許我在她們眼中挺婆的但在四哥他們面前我挺T的，反正就是一個標籤無傷大雅的。

那群裡面有個小我四歲的女生對我特別感興趣，幾杯酒後，貼在一起跳舞，被吻了也會回吻，被摟了也只覺得嗯，再多一點吧，而一路吻到廁所裡。

但誰的手探索到腹部或者順著大腿往裡觸碰快忘情時，大腦裡總會啪的一聲把自己拉回來，

「好像該回家了。」

那就像一種本能斷尾求生，而我只是不想要關係變質。

跟IT男在一起我世界只有他，飛了難以計數的里程，跟他在哪扎根又拔根，看著他好友在那娶妻生子的，在他那些感嘆下，把我推向自我封閉的高潮。

他在很多年後看到我的手才嚇到說

「怎那麼多傷啊！」

每每他那種多年後才發現我身上什麼，只能把原因推給前幾年他為了治癒自己的文明病，

吃著太多BZD跟SSRI而造成的不記得，遺忘。

反正你也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甚至有幾次他吃完藥後半夜攀到我身上迷糊狀態跟我說

「做愛不是要有前戲嗎？妳摸我這裡，那裡。」

其實最一開始我曾嘗試吻他，他像被嚇到一樣，對我來說，那很受傷，

但可以摸他是多大的進步，或者親他都是一大躍進。

對的，跟他在一起親吻次數也可以算出來唷，所以有一種啊，那六年到底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我第一次見你時都被你吻多久多少次了。

縱使我說了千百次不再提不願意再想，

但人會比較嘛，這樣的你卻說

「給我一百次吻，一百次的笑。」

「我們不要陷入互相送禮的循環。」

「妳可以一直這樣情緒反覆，而我仍不會改變。」

但更多的或許是一開始可以做愛的原因都只是因為藥物，或是我提供了假象，不論是口腹或者性慾，我都幫他處理得好好的，包含你知道的那些。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平日去那吃飯，我跟你提到的和牛餐廳，第一店內沒什麼觀光客，

第二裡面可以抽菸後來變成吸菸室，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吃飽後特別愛抽菸，每次也都去紅色底寫著大大たばこ香菸攤尋寶，或者小小一個一米寬的窗口買菸，

即便那時候我有Taspo可以用販賣機。

香菸攤的婆婆總會多送我一些見本，在我掃光她架上各種圓罐鐵罐香菸時，親切如我親生母親似的這邊多塞一點那邊再給一點，其實我要的好像就那樣，那些小小的東西就是大大的感動。

話又說回來，那時他開心拍照上傳打卡，你知道嗎，他不太更新平台的，但我依舊，看著他開心而開心，因為他也是被遺棄的孩子，像我一樣。而我那時只是有點餘力，可以分一點點給他，也或許他也是我的浮木，讓我不要太早死的原因罷了。

就像後來他終於養得起自己了，我卻也沒什麼怨恨，更多的是我只覺得自己委屈自己了。

回推這些過去，我才發現，你說的

「我只是把對方當成我了。」

甚至還自大的以為自己是個可以扛起世界的人，其實我一開始就把他物化質化了，

就像我家裡的人都有一個金額一樣，而他不也被我如此寫上了價碼嗎？

我以為我在痊癒他跟痊癒我自己，殊不知那才叫地獄。

藥物戒斷後，他不再跟我做愛，變成施虐。

甚至他會自己提起他花了我多少想跟我吵一架，我甚至不知道我要生氣什麼？

那時一個人會在這裡的公園坐到天亮，另一個則在超商裡待到天明，

那個家裡沒有人。

因為相處太久了，知道他心情不好的原因，或者表情動作，

所以我也像你說的那樣，只能事後說

「好痛喔！」

「我要跟你媽講！」

真要說這些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
該說是從小有情緒障礙這個說法比較合理，還是，
只想歸咎於風水像我奶奶那樣，肯定是誰的墳被破壞了被怎樣了，
這些祖孫輩的運才會那麼不好，想起來很可笑，
但確實他們習慣把錯推給神鬼而不是自己。

而我卻一直在找答案，找一個我有辦法跟自己和平相處的人。
人家都說我是不是被PUA，但其實比較像我在PUA人家吧？

他還很常說我是控制狂呢。
但我的人生每一次都像關原之戰，一戰之後就是一個分水嶺。

每一次面相另一半的樣子都是不一樣的型，有一種我每次都拿錯的方法在錯的人身上。

最近拿來看的書上有一段他大概是說悲傷像結痂一樣是一層一層的。
但我特別手賤喜歡去摳結痂，摳到流血流組織液也不想它好起來。
其實很糟糕，但我努力戒掉，就像我怕你擔心我一樣而會乖一點。

也不知道為什麼那讓我想起魔獸世界，薩滿插滿圖騰，牧師上好盾，
聖騎放個自殺光這樣。
但更多的是我現在就像個坦一樣吸滿了仇恨，想害人或自保的時候還能狡詐的開
個無敵。

就是有種啊我心態崩了，我要放恐懼就恐懼我要無敵就無敵，反正有CD的，
那就恐懼吧逃跑吧奔吧戰吧打起來吧。

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越來越能接受你的存在了。

但更多的是我也色眯眯的看著你呢。

You really turn me on.

反正我會坦好的，你儘管補我吧。

我們各自有自己的種族天賦，真的不行了，大概我大概會放你恐懼，你放我什麼

一樣，
讓各自有逃跑時間

page 8

一直都知道的我，真要被操心的大概是我，也知道在那些過後他會躲避，逃避，但我還是做了，明知道會讓兩人背道而馳的行為。

我們都不習慣別人對自己太好。
更用了一個理由說服他，自以為讓他心裡不起疙瘩。

但那又是否是好事？我其實也不太懂，因為到最後還是為了錢的事情，誰都過意不去。

不做愛了是否是因此生變，我也不清楚，因為懶得問，有些問題一直都沒有答案。
苦苦守著一個多變性的人性，是狂妄。

後來他開始會做一些事，他認為是有償的行為，或許只是消弭我心中一些不愛我的他。
但這些行為在普通人眼裡可真是，嘖一聲的輕蔑。

在那之前都是我一個人處理的，所以在你面前，看著過去的自己，
我特別委屈自己了吧，才在你懷裡哭了起來。

就像喝鮮奶茶我就不加糖，但他永遠記不起這件事，但我都會記得他要喝什麼吃什麼。

在這種枝節末微的我總會發作起來。
於是他說我是控制狂。

不愛的兩個人都是兩套標準在應對，已經不知道能吵什麼隨便找個來發作。

到最後啊，最後我真的差點差點就走進去超商買一包七星把濾嘴拆掉抽上一晚。
大概是一種對自己不成材的憤怒，比起失去什麼來說，那種，失敗感比較重一點。

然後遇到你了。

這兩天都早早入睡，特別是今天很早醒來，把好久沒用的電子鍋拿出來，
放上蒸盤，丟了幾顆男爵馬鈴薯，等待三十分鐘後，
去皮，壓泥，丟上一些起司片，黑胡椒粒少許鹽，一顆水煮雞蛋，攪個細膩。

真要講究是要再過個細目濾網，但我懶得清。

再切個番茄片mozzarella隨便淋點油丟上幾片羅勒，那讓我想起學長每天請我吃的
義料。

其實我這一個月來食慾上都很悠哉，悠哉度日，沒有太多難過，太多不捨，
縱使會崩潰，也就那麼些短時間的瞬間的。
該說還好，一開始你發現就給了我一個鎮殿之寶嗎？
以至於我心中那塊神殿沒崩塌成英靈殿。

隨著我讀完那本書後，有種，還有什麼來吧？

那讓我想起《查拉圖斯特如是說》

一如往常的自戀、自愛、自我分離，兩個人格互抵著。

想要被內射，被內射，被內射的囁語讓我在一整天內昏昏沉沉。
下禮拜見你，我再跟你說關於那些夢。

其實挺討厭的，關於這麼多自述這件事。

我大可流一身汗就置之腦後也不用再像一封繁文縟節的家書一樣，娓娓道來。

更多的是慾望猶如十四歲的少男一醒來不是先下床，而是先回想看到的畫面，自
瀆。

我想的都是那個吻著我手指，手背，手腕，手臂，還有傷口的你，
每一塊每一塊拼湊而成一個透明人間在插我的迷幻空間裡蕩漾。

你讓我春心蕩漾。

有個人啊，有個人對我說

「要不是我們住太遠，肯定做上愛了。」

那時我剛從健身房出來，傷口不痛了就馬上去撐一下體力。

不知道是躺在床上太多個月了還是怎麼，每次出來，
肩膀整個猶如五十肩一樣的沉重，好像那個擔子還沒卸下而變成一隻駝獸。
拖著我漫長久遠的記憶，猶如進入冰河時期的我不得不去破冰，一一敲碎。

跟他對話的時候，我想起遇到IT男之前其實我跟一個男人過從甚密。
若不是太親近了，他女友發了一篇文斥責我這種行為像假好心的人故意接近他男
友，
我大概會一直跟2330聯絡然後跟他想介紹給我認識的凡賽斯男見面，
或許會交往，或許就沒有這些多災多難。

那時我正在整理183跟我之間的收藏，而認識2330.

2330是單純也很生意的人，畢竟他是大廠小姐概念嘛，面對上下游肯定要有周旋
能力。

那時我幾乎每兩個月就跑一趟日本，我總幫他買菸彈還有買一堆點心送他。
也是他給我看你好奇的那地方的招待是怎樣的，我只能說那時真的可怕。

就在那麼一來一往他知道我喜歡吃純度70%以上的巧克力，於是每週他出國出差，
總會給我帶上一些，每次都不一樣，甚至有次啊，還快遞了一束永生花給我。
那花還在我老家房裡。

其實我那時喜歡的是2330的朋友，不是2330，畢竟他有女友嘛，還是個年輕氣盛
的
我可沒那麼無聊到找自己麻煩。

我記得收到時我正戴著CA4LA的草帽站在艷陽下簽收立刻就上頂樓
拍了一張很燦爛的照片給他。

我從未收過男人送的花，從未，那時我都幾歲了，我明天跟你說。
若不是那束花，那張照，大概他女友也不會如此動怒吧。

後來，好友要搬離台灣了，我去她家住了一個月，每天都在玩弄她的黑膠唱機，我們一起在海外搜刮來的黑膠，大大小小的裝滿了兩大只行李箱。

每天都吃著她偷帶回來的各種起司，配上一瓶紅酒，像過暑假一樣，還有我最愛吃的手工巧克力，她從歐洲帶了一大盒回來，吃完後我每週會去仁愛圓環買上一盒我個人喜歡的牌子。

對於療傷這件事，我好像都是靠吃東西發洩。

跟我聊天的男生，我總會問他，每次我對於你的種種反應，是不是太不正常？

他說是我過去遇到的人太奇葩。

嗯，也是，我好像被很多人騙過錢啊，物啊，就連同學都能在我們去上廁所時，從我們包裡偷錢去買東西這般的相信人性，還有我跟你提到我跟人同居被偷錢的那件事。

我不會去懷疑人這麼說好了，但相對的我也就像惡之華致讀者那一篇感慨一樣在經歷這些光怪陸離。

就像我朋友相信我住在她家我會乖乖的，沒想到啊我還趁她出去交文件時，幫她洗了被子一整籃衣物吸地板打掃家裡，她害羞地把內衣褲拿走說我自己曬就好。

明明我們在國外時都看到不想看了。

你說

「那我幫妳決定就好。」

嗯，好讓你決定。

其實我一直有在妥協的吧？每次你敲我時間我第一句話好像是「好。」

這幾天沒亂跑都在家養傷，一邊翻書一邊讀外文一邊做勞作，後來我還把看到的做法給小改了一下。

我就是想看你一臉呆滯。

就像你每次把我弄到傻掉一樣。

跟我說話的男生說

「這大叔怎麼把我想做的都做了啊！」

我覺得很好笑，怎有人跟你吃味了這樣。

我可以理解是你們都對我很好嗎？願意耐心聽我說話，讓我發發洩，
雖然也沒什麼作用感？我一腳還踩著泥巴裡。

你說

「我像走過了，妳卻還在走的路上。」

老闆也是看過我日記的人，特別是那一年我過得很糟糕，我也曾做過醫生的實驗
品，

所以老闆陪我度過了一陣子很脆弱的日子，183也是。

我最近有那種感覺，我又把很多情緒分別放在不同人身上，那讓我輕鬆一點。

畢竟我還有東西要寫，還有好多數學的東西要理解，大腦幾乎快窒息一樣。

我總想喘喘，想喘喘，其實這樣也不好，就像我跟你說我考幾分，笑得跟傻瓜一
樣，

同學還說

「妳怎麼還笑得出來，這大刀老師耶！」

啊，我就是真的沒唸書啊。

你說

「這樣很好，可以休息一段時間。」

每次都給我抱了又抱的

他說

「可以專心唸書很好啊。」

嗯啊，可以認識你們很開心的，我記得好像第二次還第三次見面後，
我對那男生說

「我現在好像太幸福了。」

所以我明天要帶上我的野餐籃、野餐墊、一束花，一些食物，跟你共度良宵。
(當然這是浮誇說法，怎可以讓你猜到我的鬼主意)

其實每次你抽離後我都會去摸摸那個地方，
濕到我真怕旅館下次跟我們索賠。

不知道明天怎麼樣呢？你說？

今天拿了一本關於性的書，我一邊看一邊上課，看到我慾火焚身。
但我總覺得我真是發情太長了吧？

怎有人可以一直這樣做不膩的？
說起來我好像只有第一年跟IT男做愛時，他每次都會拍下我弄髒床單的照片，
傳到他們男人的社群裡炫一波，我真不知道，那到底有什麼好拍的就是？

但那日子很短暫，很短命，我們一起洗澡後，他好像受創一樣。
那時我們的浴室在陽台旁邊，白天洗澡特別明亮，明亮到我身體有多少疤痕，
他都看得一清二楚。

後來他還給我取一個外號...

所以我才一直都穿洋裝見你。

我怕你看到那些像蜈蚣一樣的東西在我腹部周遭你會軟掉呢，
就像有人看到我的手也會軟掉一樣。

我的大叔啊，我打給你的韓文是說
大叔謝謝你啊。

page 10

把握每一次的時光，就連地震多到我怕等等就被壓死在這磚瓦裡，
也能笑著跟自己說，嗯，還好每一次都有把想平等善待的心帶到。
每一次都有好好的被你抱著吻著，就很夠了。

雖多數時間是我太自以為是，也太自顧自己，知道自己的缺點，比誰都還要清楚，
而變成我無法去接受，一些普通人習以為常的事，對我來說卻非常抗拒婉拒的。

即使我說著嗯，給你決定就好的同時，你也很常跟我說，嗯我再調整調整之類的。

我們可以偶爾喝喝咖啡，看看電影，牽牽手，但更多的是這些話我也不放心上就是。

對我來說，我也是左耳進右耳出而無法像你說的，再任性一點什麼的。畢竟，我也有兩個我存在啊甚至是三個我四個我，那是一份很複雜卻又很快調適的心情。

也無法去抱怨因為根本不存在的東西怎麼抱怨？

那是一個抽離空間的概念，

甚至反過來知足的看著該補充的藥罐，

想起你說，

「那我要提醒妳每天吃。」

後來我都自己提醒我自己這樣，而不是嘟著嘴撒著野說

「不是誰說要每天提醒我嗎？」

卻也會感到嗯，被你囉嗦了這件事而不想被你說第二次那種嗎？

縱然是滿目瘡痍一身，雖然你跟誰都替我感到心疼，但就像你說的，不可以同情我喔，

不可以的。

在我十六歲還十八歲時，我寫了一段話，一個填詞的人看到了，心有戚戚的來對我說故事，來跟我聊天，最後那個人也親手結束自己了。

所以我從不喜歡那兩個字，也不喜歡無用的激勵，

我知道的，我知道那個病不會好的，所以才選擇不要太尖銳，換個柔軟姿態待人，

像那個人一樣，一直用著溫柔的聲調話語安撫著周遭的人。

但我也確實不堅強喔，一點都不，就像那個人一樣，其實不堅強的。

也或許是你早就知道我不堅強，才能一直這樣，到處驚喜我。

就像那些年裡我選擇逃避，遺忘，假裝看不到，像我家裡那些女人一樣，商場殺到幾乎沒敵手，但情場猶如喪家犬，任由小三侵門踏入。

家裡養著非正室生的小孩數名複雜環境，

那裡面險惡狡詐，變得我有一點也是用那種價值，位階在衡量著人，
若不是早早去了別的國家，被人友善對待過，我想我就是那世俗中的凡人，

更可能的是存在封閉的社會裡過著日復一日。
雖然那都是一種選擇，也沒什麼好，或不好。

後來我發現越是溫柔的人，並非特別強大，只是擅長偽裝罷了。
但更多的只是不想別人記起我都是醜陋的罷了，而發不起脾氣。

所以我很開心地做著那些東西，但都只是想看到那一秒的微笑而已。

沒有更多了。

你知道嗎，越是熟悉類似的人，越無法跟這樣的自己相處。
就像你說

「如果對方知道我下一秒要什麼，那不是太可怕了嗎！」

是啊，很可怕的。

就算我很愛那個空間的你我，但更多的是，我就像雙手持著噬魂一樣，
心是黑的，黑到深不見底，看不到自己，也看不見別人，

只看到眼前的慾望想被填滿，滿足自己，滿足自己。

就像你說

「不要擔心那些沒發生的事情。」

嗯，我真的不擔心的啊。其實我啊，超喜歡色色的事，而你從不抗拒我的色色要求。

一想到這件事我就像魅魔一樣，只有精液才有辦法維持真正的我存在似的。

那天，我在看尼采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反正你應該也看過，你知道我要講什麼，那就又回到當初的你了。

你一直都是你，而我也一直都是我的，在平行世界裡，是這樣的。
只是在過去的那年裡，我卻忘了自己是誰，忘了誰曾對我很好，

而你一點點地一點點地幫我補血，我知道的，
今天也請好好愛我吧。(雙手合十)

page 12

即使可以多工處理，但總還是有個本體在做運算。

那讓我想起你總是在維持我的記憶軌道，而另一部分卻有東西一直在讓我壞軌，
有一種快要趕上破壞你每週定期維護。
就在那一瞬間，我選擇把那有壞掉的硬碟拿掉。

「我正回台北了，沒事的。」

你說。

嗯，沒事的，我也沒事的，一邊趕緊回想修補我的你，努力的止血。

其實今天眼皮腫到像嚴重過敏反應一樣，後來從清晨五點睡到晚上二十二點，
途中起來昏昏沉沉連站起來要去廁所的瞬間都覺得大腦快關機了而努力寫點訊息
給你，
讓你安心。

期間同學也傳了不少訊息，而我卻陷入很大的疲倦感。
或許該認真看待一下自己這樣。

時間好快，學期過了一半，已經要開始選暑修，把往後的日子填滿。

最近太多跟教授面談的機會而深深的感受到，我仍然是未成年時的我。
每次說出心底話得到的反饋是，沒關係的人性就是如此，去接受吧。
我也知道我有多怪的，我也看得出來他一臉不可置信，怎麼有人會如此傻氣，
把他的所有理論都驗證過實驗過還學不會教訓那樣。

更多的是過去的我太喜歡戲劇化也很習慣這些事情了，就像你說的會浸淫在[悲]
裡，
久了而變得不可一世，這是真的，我偶爾還是會有那種狗眼看人低的差勁感。

其實那一直讓我厭惡自己更多而變相地去督促我自己。

那是種特別奇怪的機制，但卻是我的生理運轉機制。

就像今天的清晨。

其實人最愛的真的是自己，也許我也像你在車上對我說的那類人一樣，

長不出任何同理別人的大腦，永遠也無法愛人，

所有的行為對我來說只是鏈子既定事實下的公平。

而公平這件事，其實是最笨的，在另一個學派的觀點來說。

每一場遇見，都有一個天秤，只是我要的東西不是我本身有的，而是我沒有的。

偏偏我最不缺的，是別人最缺的，我缺的是別人最不缺的，

而在我跟他之間的缺乏狀況是一樣的，無法有一個人去供給，

最後我會把我們一起拖下水，溺死在那一段一開始就註定要死絕的關係裡。

或許是這樣，我一邊覺得遇到你真是太好了的同時一邊厭惡著另一個自己。

也是在那瞬間發現，終究你還是你也得是你才能維持這樣的我存在轉動。

我爹曾說，既然適應不了環境就改變自己吧，既然妳選擇什麼就適應什麼。

嗯，我真的會越來越適應你。

我是真的挺喜歡跟你做愛的，武器剛好，手指力道剛好，親吻磨蹭都很好。

就怕你對我膩了這樣。

那天去上瑜珈的時候做了一些姿勢，我一邊看著別人的身體想著，

嗯那個角度好像很適合你插入，這個角度好像很適合被你插入，

嗯，我會努力習慣你的舔吻，你以後也要習慣我的各種姿勢這樣。

就像你說，從背後來你很難射，下次我讓你試試。

其實我也喜歡聽你射後被我含著而發出的聲音。

而且那天你怎麼帶著我含過的武器回家了而都沒去沖洗，雖然我覺得很開心這樣。

像你也把我的氣味帶回家一樣，雖實質上洗一下就沒了，卻也像秒速5センチメートル。

像我寫給你的密碼一樣，像你一開始對我說的那樣，

我會永遠回頭看著你，不論是哪個我。

いつも側に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page 14

親愛なる〇〇さんへ

剛踏出髮廊第一件事就是先拍一張傳給你看。

那時我真的笑得很開心嘛，想讓你看看我這樣。

髮廊設計師可能心情太好了吧，他拿了兩個大圓梳在我頭頂上捲來捲去。

他還說以為會是個媽媽過來，沒想到是這麼年輕！

瘋狂下蜜糖的同時我還質疑人家是不是話術王，畢竟是第一次去的髮廊。

讓他洗頭時我跟他說

「不要按我，我很怕被按。」

「幫我隨便洗洗趕緊吹乾就好。」

不要浪費時間啊，一來旁邊還有個人在燙頭髮呢。

二來是一直很害怕人家摸我肩頸以上的位置，我猜那也是你每次讓我亂動的原因。

真的很不習慣的，每次去弄頭髮先被按到肩膀就會整個人縮成一球。

偶爾那種指尖滑過的感覺真是不行啊。

一坐下來他問我怎麼剪，其實本來想要剪很匪類瀏海之類的，

下次給你看我那個天靈蓋，如果我還找得到照片的話。

後來他一直說

「妳很好看啊，五官很好，整個露出來不要遮著。」

啊是嗎，那你開心弄吧，那又讓我想起唸藝術學院時找我做他彩妝模特的人，

他總說我的臉只要上點妝就能無限放大，我應該多化妝這樣。

但其實我啊，特別愛去醫美，能素顏出門是我一心嚮往的。

雖然在日本時被唸到爆炸，好歹上點唇膏吧，擦個什麼吧，之類的。

其實我每次見你手提包裡是有一條的，但想到會吻很久又不想你一直吃到唇膏，

算了，而且我還有放了隨手包的漱口水跟噴霧，都是水蜜桃口味的。

想起你那天開心吃著肉，對我說

「油油嘴。」

就親上來，特別讓人難以忘懷到忘了給你漱口水這樣。

有人曾說我很多舉動對你很有心，我跟他說，那不是我對誰有心，

也真的不是在刻意討好，是我有自己的堅持跟皮膚很容易過敏。